

·门外弹乐·

期待“鬼才”到琴台

□梅明蕾

指挥家提奥多·库伦齐斯最近有点“热”，相关网站和媒体都有他不少报道。

在古典音乐界，库伦齐斯是个备受争议的人，喜欢他的人称其为“古典音乐的未来”，厌恶他的人又以不堪言辞极力谤之，这或许都与他在古典音乐理念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有关。就是这样一个人，将于本月下旬率领由其创建的“音乐永恒乐团”担纲钢琴音乐会开幕式音乐会，没准也会在武汉这座“爱乐之城”制造些话题。

库伦齐斯的特立独行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在他们擅长的歌剧演奏中，将木管组换成巴洛克时期的乐器；再比如要求整个乐队（大提琴除外）一律站立演奏；还有，就是不能满足所谓“均衡而完美”的演绎版本，而去发掘“隐藏的”细节，或重新调整原结构中不同内容的分量配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库伦齐斯的如是所为，显然不是单单为了标新立异而吸引眼球的花架子，相反，凡此种种，他无不经过长期细密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忠实自己的初心，观照听众的感受，最后方作出决定。以“站立演奏”为例，按他的解释，音乐具备物理属性，音乐厅里声音的位置越高，可以传得越远，为让声音更大化，使观众更容易听到，“站立演奏”便应运而生。

库伦齐斯的特立独行当然也不是横空出世、突如其来，而是在更大的时间尺度里逐渐“修炼”而成。生在雅典的一个音乐世家，库伦齐斯早早接触音乐继而接受音乐教育乃顺理成章。最初他想成为一名作曲家，但在不断创作中他逐渐想到一个问题：乐谱中的一些东西不能通过感官或文字去表达，但又必须被分享、解释、向受众展示，那么指挥或许是一个必经的桥梁。

1994年，22岁的库伦齐斯只身飞往数千公



梅明蕾 媒体人，爱乐者，读写驳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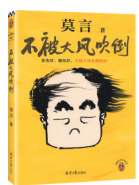
里外的圣彼得堡，拜在俄罗斯指挥学派创始人伊利亚·穆辛门下。穆辛教出了特米尔卡诺夫、杨颂斯和捷杰耶夫等一众大师，自然也教会了他如何做好一个好指挥，更使他清楚了如何由自己的音乐理念创造出新的东西。

年轻的库伦齐斯已然与那些杰出的指挥家师出同门，前辈们的辉煌前路似乎也在向他招手。2004年，库伦齐斯入了“正轨”，被任命为新西伯利亚歌剧院芭蕾舞院的首席指挥。本来按部就班亦可功成名就，然而他却从这日复一日的庸常中体察到一种相互传染的倦怠。他需要在音乐中发生“灵魂碰撞”，这里却没有。他决定离开，去寻找这种“碰撞”。

音乐永恒乐团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库伦齐斯将他与乐团成员的相赠称为“命中注定”，他们都拥有好奇心与冒险精神，都渴望讲出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我们必须要在舞台上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创造一些崭新的东西，所以我们注定要相遇”。

理念清晰无比，行动随之而来。库伦齐斯认为，指挥从来都不是一份“常规”工作，“我们在用全部的精神，甚至身上的每一根汗毛在做音乐”。他曾在排练《费加罗的婚礼》时，反复琢磨8小节的音乐长达4个小时，直到听见自己想要的声音。这种几达病态的精益求精和完美主义，见证了他人无与伦比的追寻与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库伦齐斯率他的音乐永恒乐团来到琴台，将少有地接连献演两场音乐会，曲目更涉及瓦格纳、马勒、勃拉姆斯和肖斯塔科维奇这4位在西方音乐史上堪为里程碑的大师。以库伦齐斯的心性，他为献上自己那独特的演绎定然已殚精竭虑。我们当然热切期待库伦齐斯的到来，以见识这位“鬼才”向乐迷展示的新意充盈的“灵魂碰撞”。



摘编自莫言新书《不被大风吹倒》后记，标题有改动

·序跋集·

听莫言聊书法和人工智能

□莫言

在我们村里，能够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的人，会被人高看一眼。比如过年的时候，村里的人家拿着纸，带着几个鸡蛋到那些能写对联的人家里去，让那能写对联的写一手好字的人充满了尊敬和羡慕。我父亲也反复地教育过年幼的我，说你一旦写得一手好字，就谁也剥夺不去。所以我从小就加上了写好毛笔字的想法。后来我到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时候，有几个朋友能写很好的毛笔字，他们也给我树立了榜样。

写书法当然要有天分，但更重要的是苦练。我一直用钢笔写小说，没空练习书法。2005年，我跟着一个访问团出国，想带一些书法作品作为礼物送给国外友人。几个朋友动员我自己写，可我当时写的书法实在拿不出手。于是，回国后我就开始练习。这些年虽说不是每天都写，但也是不间断在练。这几年开了“两块砖墨讯”公众号以后，我就更频繁地写毛笔字了。

刚开始我也抄了很多的唐诗宋词。不可能每天都有自己的话要写，也不可能拿起笔就能够写出很好的律诗，更可能写的是顺口溜。如果这些顺口溜流传下去，人家就会用格律诗的要求来衡量你，这样就漏洞百出了，所以我在很后悔，当初写了很多东西随手送了人，现在有的就变成了笑柄，甚至给我带来了麻烦。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的弱点以后，才可能痛下决心，才可能取得进步。

这两年我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学习格律诗词，也认真地临摹先贤们的书法，虚心地与同行们交流。如果大家能够客观地评价，就应该承认我这些年来的进步。当然，在网上流传的“莫言书法”里，确实有很多不是我写的。

·科海无涯·

爱丁顿的阴谋

□陈洁

科学界也是一个江湖，也会演出人情冷暖、人性善恶的大戏。爱丁顿就主演了一部阴谋剧。

爱丁顿 1914 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天文台台长，从 1938 年开始担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弄得懂相对论是什么的人之一。要不是他 1919 年 5 月 29 日率领观测组在西非的普林西比岛进行日全食考察，证实太阳巨大的引力场导致光线弯曲，并测到星光偏折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可能到现在还没人相信。他还率先提出恒星的能量来源于核聚变。

就是这么一个出色了的天文学家，却在学生钱德拉塞卡面前，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

钱德拉塞卡是印度人的骄傲，他留学剑桥，23 岁获博士学位。在这期间，爱丁顿一直是他的师长兼朋友。钱德拉塞卡认为白矮星会有一个最大质量，一旦超过这个最大极限，就会坍塌为中子星和夸克星，直到成为黑洞。

师生俩固定每周两次聚会，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爱丁顿主动推荐他到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上去宣读论文。不难想象钱德拉塞卡的感激和兴奋，他为本次发言做了精心的准备，要在最高级别的学术圈展现自己的才华。

1935 年 11 月 11 日，一个改变钱德拉塞卡前半生的日子。他宣读完论文后，爱丁顿站出来发言，极其严厉和苛刻地批评攻击，断言黑洞是根本不存在的神话，并且当场撕掉钱德拉塞卡的论文！

这让钱德拉塞卡完全不能理解，他们那么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爱丁顿从来没有表达过不同意见，只是鼓励他、支持他。就在刚才开会前不久，他们还在一起喝茶、谈笑。钱德拉塞卡刚刚获知爱丁顿也要就同样的问题发表论文，

作家里面写字好的人不少。今年春节期间，我邀请了几个字写得好的朋友，让他们参加了书法拍卖活动，拍得很成功。也就是说，他们卖的字已经发挥了作用，救助了生病的孩子，变成善行了，接下来，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还会再做一些。

任何一次科技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一把双刃剑。

比如说，手机给人类的通信联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同时，手机也使我们慢慢减少了面对面的现实来往。此前，我们会拿起笔写信，现在很少有人再用笔写信了，都是在网上打字发信息。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很多简单的文稿不需要自己亲自写了。这两天，我看到一些文章，打眼看起来很高大上，但是认真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人写的，是机器写的。我个人认为，这种东西如果泛滥开来的话，毫无疑问是对人的写作能力的一种伤害。但是技术发展的潮流，很难直接靠拒绝去抵挡住。人类所能做的是帮助机器提高写作水平。

前不久，我跟作家古尔纳在北师大对话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作家这个职业短期之内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塑造个性化的人物，训练个性化的语言，是作家的立足之本。

今年春节期间出了一个人工智能软件，输入一段简短的文字内容，马上就会生成一个视频或者生成一部电影。作为一个作家，讲一个故事，然后一部电影就拍出来了，导演和演员似乎都不需要了。这不更加证明了文学的重要性了吗？当然作家也不要沾沾自喜，需要提高我们讲故事的水平，提高我们的语言能力，才有可能在未来残酷的竞争中，有我们这个职业的立足之地。



陈洁 科普作家，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著有《山河判断笔尖头》《何以科学家》等。

之前却只字未提。爱丁顿笑着对钱德拉塞卡挤了挤眼睛：“会让你大吃一惊。”事情怎么会这样？

一切都更像一个“请君入瓮”或“引蛇出洞”的阴谋，而不是正常的学术论战。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没有碰撞就没有“响儿”，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狂骂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刘半农则跳出来反驳，这样唱双簧，才终于引发关注。这么看起来，爱丁顿耐心地听钱德拉塞卡发表看法，热情地推荐他出席会议发言，也仅仅是需要一个出色的靶子！

不难想象，这件事之后，钱德拉塞卡在圈内的日子有多难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世界就这样结束了，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

钱德拉塞卡一年后“逃亡”到芝加哥大学，才终于安顿下来，直到 1995 年去世。他没有放弃，最终因为持续地“对恒星的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白矮星的结构和变化的精确预言”，站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上。他不计前嫌，在爱丁顿的讣告致辞中，将爱丁顿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

钱德拉塞卡后来对这件事有过回顾和分析，认为有些科学家，正是因为伟大，所以太过相信自己对世界的“规定”和“安排”，以这种傲慢的态度，强求自然“应该这样那样”。爱丁顿坚持恒星不会变成黑洞，爱因斯坦坚持反对量子力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仅仅因为他们不喜欢也不愿意接受“黑洞”或“自由、随机”这样的想法。

但我有不同的看法。爱丁顿不能被原谅的，是他的做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学术观点论战，而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不过，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骗得了一个人、一群人，骗不了所有人。爱玩阴谋阳谋的人，当引以为戒。

云冈 1500 年：从北魏到 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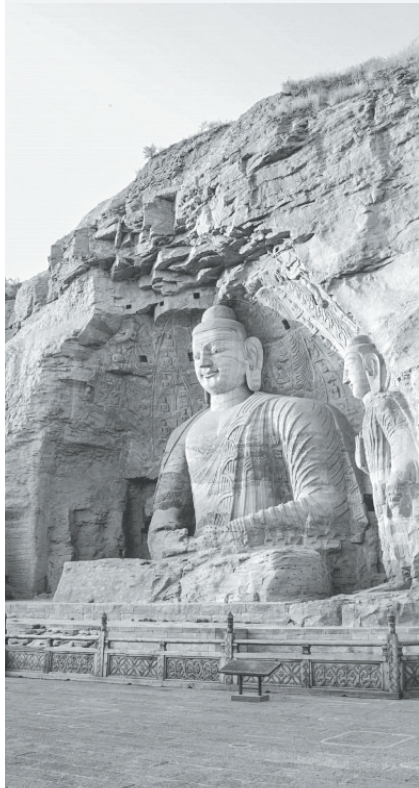
□副乐吴

打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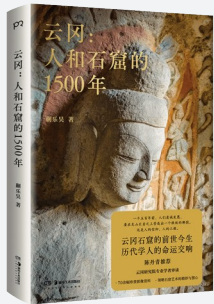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由皇家开凿的石窟群，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不可错过的瑰宝。

《云冈：人和石窟的 1500 年》是关于云冈石窟与历代云冈人命运交织的非虚构作品，爬梳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亦讲述了无数云冈人的故事：一举夺回学术主动权的中国云冈学奠基人宿白先生，勇敢开辟新赛道的云冈守护者、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用古建筑学思路还原石窟工程营造的新一代学者彭明浩，保护石窟的文物医生们，努力留下石窟今日样貌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者们……

这本书用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带领读者从北魏王朝走到 AI 时代，这是 1500 年的云冈。



第 20 窟，云冈唯一的“露天窟”



《云冈：人和石窟的 1500 年》副乐吴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快览>>>

上海远东出版社成立于 1983 年，前身为上海翻译出版公司。40 年来出版了一大批优质作品，本期《快览》介绍 6 本近期的“远东好书”。

《大分流的关口：1522—1582 年全球权力、财政、战争和文化》

华腾达 著

本书引领读者穿越时空，共同回顾 1522 年至 1582 年风起云涌的六十年。这段时期，大明帝国、日本战国时代、奥斯曼帝国、法国瓦卢瓦王朝、英国都铎王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及葡萄牙阿维什王朝等在世界舞台上展开角逐。本书以此为脉络，揭示了“大分流”现象背后的隐秘逻辑。

《经典影像案例中的国际关系》

谙华侨 马军兰 陈虹希 主编

本书是为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等专业教学而编写的案例型教材，书中遴选国内外公映的经典影像作为案例，如《风声》《逃离德黑兰》《猎杀本·拉登》《黑鹰坠落》《湄公河大案》《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从流行影像介入严肃的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以生动的案例讲解替代枯燥的理论灌输。

《端饭碗碗：新时代中国粮食问题解读》

刘惠 著

本书广泛覆盖了粮食安全的多维度议题，从政策层面的深入解读，到粮食稳定供应与价格调控的实践探讨；从粮食生产的现状、区域布局的优化策略，到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从粮食流通体系的效率提升、储备管理的科学性，到粮食进口的合理调控与粮食节约的重要性；同时还分析了国际粮食市场动态。

《汉口路上》

读史老张 著

上海汉口路，全长约 1500 米，一百多年来，汉口路承载过近代风云，见证过上海成长，书写过筚路蓝缕、波澜壮阔的奇迹。上海汉口路不仅是报业街，还是海关街、金融街，满满的历史、墨香与传奇。优秀历史建筑林立，坐落着曾经的申报馆、海关大楼、扬子饭店等，气场不可名状，气质深不可测。

《不安分的细胞：癌症、进化与关于某个生命漏洞的新科学》

[英] 凯特·阿尼 著

最新证据表明，进化推动我们繁衍不息，但同时也是癌症的成因。进化帮助我们智胜我们的环境，而它 also 帮助癌细胞智胜它所处的环境，可悲的是，癌细胞所处的环境就是人类自身。本书是一部关于生命与死亡、希望与自负、遗传与本质的故事。它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思考癌症的本质以及它在人类生命中的作用。

《甲午战争：日本官方战争纪实》

日本旧参谋本部 著

本书是日军旧参谋本部编写出版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共 8 卷）的节译版。该书史料比较翔实，有助于我们了解日军在战争过程中的战略部署、部队的编成体制、作战方针的制定、陆海军的协同等情况，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甲午灾难记忆译丛”。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多是扫描处理平面二维的信息；而云冈石窟跟敦煌的情况不同，大量遗存都是高浮雕，结构立体、复杂，大大加剧了采集的技术难度。“云冈石窟的规模非常大，因此数据量也极为庞大。举例来说，光是一个第 13 窟，采集的资料照片就有 130000 张以上，差不多是 17TB。”

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 45 座，此外还有 209 个附属石窟。

“现在最大的技术‘痛点’，就是云冈中部这块，第 5、6、7、8 这几个窟，目前都还留着，没有做采集，这几个恰恰又是非精彩窟。尤其是第 6 窟，它窟内是一个中心塔柱，塔柱的每一个面上，都有两层帷幔，层层递进，纵深特别深。但咱们采集过程中，出于对文物的保护，都严格要求‘非接触式采集’——不管你是搭作业平台也好，还是人工采集也好，全程都不能触碰到塔柱。你想，作业平台本身已经离塔柱有距离了，里面又很深，采集设备要伸进去很困难，帷幔上还有很多镂空的高浮雕，镂空部分可能只有几厘米的宽度，需要极小的设备才能胜任，市面上这么小的设备倒是没有，但这种设备的精度达不到 0.03 毫米……”李丽红遗憾地说。在他们的设想中，可能要研发一个类似摇臂的、可以伸进去的采集设备，同时要很小，比现有的手持设备还要小很多，近似手机尺寸，而且伸进去之后，能自行拐弯，甚至能 360 度旋转，并且依然要达到 0.03 毫米的精度，才能满足需求。

这几个窟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采集过程中，也在采集后的数据处理。还是以第 6 窟的中心塔柱为例，因为塔柱的遮挡，在采集窟壁四周一圈信息的时候，视觉遮挡会导致采集数据的断裂，局部的镂空高浮雕也会造成相似的问题。几个部分的数据最后如何拼接，才能天衣无缝地“斗”在一起，也是技术难题。

云冈研究院为此专门请来测绘界泰斗级人物李德仁院士，展开现场调研。从 2015 年开始，云冈数字化中心与李德仁院士所在的武汉大学合作，对这几个难度超标的洞窟展开有针对性的采集方案研发。

AI 赛道

人工智能介入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是云冈的一项新尝试。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马世长，也是宿白先生的弟子、石窟寺研究专家。他曾经做过一项系统性苦功：统计敦煌莫高窟的造像比例。因为他意识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美学特征，比如说佛像身形比例、衣纹特征等，如果有统计数据，就可以归纳出规律，作为断代分期的参考。传统考古学家的统计方法是用手尺子做测绘，做记录。统计完莫高窟的一个洞窟，马世长就意识到，这将是一项海量的工程，即使敦煌的数百个洞窟能全部统计完毕，拿到数以十万计的数据，他也无从下手。

而这恰恰是大数据和 AI 最擅长的领域，数字化采集首先解开了人力测绘统计之困，实现所有洞窟无死角的数据库。拿到海量数据之后，人工智能就可以启动强大的算力来分析和归纳这些数据，合并同类项，对比差异项，寻找规律，形成观点。

比如他们现在正在重点研发、追求突破的第 39 窟聚类分析项目。第 39 窟里的千佛，其实在云冈是一个频繁出现的题材。云冈很多洞窟里都有千佛，所谓三世三万、十方化生，但千佛中的每一个小佛都是由工匠人工雕凿出来的，所以它注定不会像机器雕刻的那么整齐划一，不同的工匠有不同的雕刻方法，有不同的匠作传统，甚至有不同的粉本底稿，这就决定了雕出来的千佛乍一看密密麻麻都一样，但细看一定有区别。这时候，就可以用马世长先生的比例法来做研究，比如研究佛像的头身比、肩宽、身高等，用数字化采集夯实了数据量的基础，然后再让 AI 算法从海量数据中去提取它们的特征，做聚类分析，从而归纳出规律。

这就有可能带来很多考古学的新成果，比如仅仅是一方刻有千佛的窟壁，就有可能分析出以下信息：工匠分几组？施工的顺序和进度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匠作工艺如何？谁在雕刻这一片区域，谁又在雕刻那一片区？中间是否出现“打破关系”？“打破”的原因又是什么？是否存在时代更迭？不同时代的工匠各有什么技术特点？……AI 一旦大踏步介入，就会为考古学的未来打开想象的天空。

